

走过2019

2020 不是未来

我的新年愿望

□小骆驼

不知不觉间,2019年已至尾声,迎接我们的将是崭新的2020年。

临近岁末,常听到有人说,小时候写科幻题材的作文,开头总习惯写“2020年”,没想到,它就真的这样来了。“2020”这个曾在作文里极具未来感的数字,你曾对它有过怎样的想象?如今它即将到来,你又有怎样的期许?

那些预言啊

□非虫

我孩子如今还在读幼儿园,估计等他读小学写作文,若需展望未来的话,或许会畅想2050年了吧。回忆自己小时候在作文里对未来的展望,那也算是暴露年龄了。

记得小时候,我曾写过关于未来主题的作文。当时我预言,未来是机器人的世界。迄今为止,机器人还没完全普及至家庭。不过,最近在阳澄湖的收费站,我倒是看到有机器人端盘子送餐。这画面,确实与我小时候的想象吻合了。另外,在作文里,我还想象过人脸识别系统,用来开门等。如今,这事也已经实现了。

说起来,我的作文里还曾提到过磁悬浮火车投入使用。2006年,上海磁悬浮列车示范运营线就已经开通运营了,这也是全球首条磁悬浮商用线路。不过,当年我作文里写到的磁悬浮其实是指城际铁路。这些年,令人惊喜的是——中国的轮轨高铁

从无到有,如今全世界除中国以外的高铁线路加在一起,也没有中国的高铁里程长。小时候看新闻,美国人有个“星球大战”计划。尽管我没在作文本上写过这个主题,倒是在班级的黑板报上写过连载故事,讲的是关于21世纪的星球大战。不过,文字的体例倒是更像章回小说,那是一种有着《封神演义》味道的未来展望。

除了自己写作文,记得当年在语文课本中,我还读到过一篇课文,讲的是21世纪即将发生的事。文中提到,一个小小的东西就能装下整个图书馆的书。那时候的我,实在想象不出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。如今一看,这不就是芯片吗!

我那时候还曾订过一本叫做《少年科学》的杂志,在上面读到过一篇文章,讲21世纪将发明一种机器,不用对话,就能知道对方脑子里想什么。这着实令当时

的我不寒而栗。俗话说,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,可21世纪的科技竟然能达到如此程度——看着对方,就能知道对方脑子里在想什么。我当时心想,那是不是考试时,只需看看好同学就能知道答案?那还需要写作文吗?如今想来,这可能是一种升级版的测谎仪吧。

小时候所听所看的所谓预言中,最吓人的要数“2012人类世界毁灭。”然而,此刻距离2012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,而我们还在继续预言未来。真好!



“2020,请叫我女侠”

□精灵

2020年,于我而言,是一个极为神秘的时间点,许多有趣的故事都与这个年份有关。

读小学时,有一次参加县级作文现场大赛,我抽到的作文题是关于未来科技的。从小,我就爱舞刀弄枪,幻想着能飞檐走壁、劫富济贫,还常常从校图书馆借科幻、武侠、侦探类书籍来看。比赛前一天,我正好和好朋友讨论玛雅人的预言,如果遥远的2012年世界真的毁灭,我们怎么逃生?没想到,第二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作文题。没有纠结如何选材,也没有刻意谋篇布局,我抓起笔“刷刷刷”地写个不停。

我不喜欢死亡,于是故意跳开2012年,把未来定格在2020年。我笔下的这个未来世界,交通发达,人们不用走路就能抵达世界各地;长着翅膀的车子五颜六色、奇形怪状,不仅可以在陆地上奔驰,还

可以瞬间潜入水底或者急速上飞;地面上有许多自动运行的履带,满足人们短途出行;我的装备更神奇,鞋底是一排密集的钢轮,一踩上地面就会自动充电,然后高速运转,它听从大脑的指挥,只要我脑海里闪现一个地方,下一秒它就已经把我带到了目的地。

现在有必要“透露”一下我的身份了,作文里的我还是联合国任命的星际和平外交大使兼总侦探。之所以选定我,源于我的另外一个特殊身份——旷世女侠,我的鞋子能瞬间位移,也是我的独门暗器,任何坏蛋只要被我的鞋子锁定,就必定插翅难飞。加上我继承了武林秘籍,练就一身好武功,任何星际坏蛋遇到我只能乖乖束手就擒。

文中还写到,有一天,我接到了星球追捕的红色命令,等我赶到火星时,外星人探长已经在等我了。我们彼此言语不通,但一点也不影响交流。我们对视了一下,通过次声波,把案情梳理得一清二楚,不费吹灰之力,就抓到了潜逃X光年的星际大盗。任凭他大呼“女侠饶命”,我毫不手软地将他丢进了黑洞监狱。

走出作文大赛的赛场,我还沉浸在自己的科幻世界里,把故事情节添油加醋地说给好朋友听。她笑咪咪地拍拍我的肩膀,说:“女侠,欢迎回到1986年!”两个月后,老师带着我去参加了颁奖大会,因为这满纸不切实际的幻想,我居然得了一个

大奖。

许多年以后,我看到名侦探柯南的一双鞋子与我的鞋子功能相似,怪盗基德有一件和我类似的飞行器;而大型机场、商场里那些自动扶梯,不就是我幻想中的运行履带吗?2020年,世界没有定格,未来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。看来,只要我们敢于幻想,一切皆有可能。

我与2020的另一段缘分,是在我读大学时。一次学校艺术节,我主动请缨,自编自导自演,和同学一起演了独幕荒诞剧《赏多客栈》。和小学时的现场写作不同的是,这一次,我从未来穿越到了过去,巧合的是,我把未来的时间也定格在2020年。这一次,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,配合导师试验“时光隧道”的功能,本想到千年之后的未来去研学,没想到阴差阳错回到了千年之前的宋朝,在一个客栈遇到了女扮男装、孤苦伶仃的店小二。我显现女侠本色,出手解救了一个女孩。等到返航时,女孩的一句画外音结束了故事:“女侠,请带我到你的2020年去吧!”此后很长时间,在校园里,许多同学都爱跟在我身后说那一句:“女侠,请带我到你的2020年去吧!”

如今的我依然爱幻想,依然满身豪气,依然喜欢看科幻、武侠和侦探类的书籍。而此刻,我就在2020的门外,我迫不及待地对身边的人说:“2020年,请叫我女侠!”

2020年马上就要到来了。老实说,我的心情并不兴奋,反而有点复杂。

我的堂妹是10后,每次看到她,就提醒我这个00后是个大孩子了,不能和妹妹淘气了。那么,2020一来,20后们也出生了,我这个00后是不是要被叫“阿姨”了?一想到这个,我的头皮都要发麻,我还没有走过青春期,就要面对最现实的“老”了啊?怪不得最近脸上的痘痘此起彼伏,该不是在提醒我,2020一来,又要大一岁了。

事实上,最近学习的压力也不小,每天上课、做作业、补习,连玩的时间也没有。最痛苦的是早上和闹钟的拉锯战,它隔几分钟就不知疲倦地提醒我,而我总想着赖5分钟再起床。最后,总是我输给闹钟,那持续不断的铃声让我睡得非常不踏实,而且还有点心虚。于是,我只好极不情愿地爬起来,跌跌撞撞地跑进洗手间,梳头、刷牙、洗脸。

最过分的是,照镜子的時候,我居然看到自己有黑眼圈了。心里那个崩溃呀!你能计算我心里的阴影面积有多大吗?一夜之间,时间还未老去,我倒是先要老去了。我告诉自己:2020不是未来,就是现在,就是

每一分每一秒我必须认真努力的此刻。这样一想,赶紧加快速度,完成早上的洗漱程序,然后匆匆吃几口早饭,再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去。

坐在教室里,老师开始给我们上课。翻开书本,我们认真地圈划和做笔记:“到2020年,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”前排的同学回过头来小声地对我说:“马上就要2020年了……”是呀,2020年就在眼前了,它不是未来,它就是现在呢。等我们工作的时候,会有怎样的任务呢?正在胡思乱想,老师从我身边走过,轻轻地敲了敲我的桌子。难道,她发现我在开小差?我对着好朋友吐了吐舌头,赶紧继续听课。不过,心里还是记挂着,2020年到来的时候,向妈妈索要怎样的新年礼物。

我家里有两只猫,一只叫咪咪,乖巧懂事,和妈妈特别亲近,没事就窝在妈妈的书桌、书架上;还有一只叫短短,是特别顽皮的“男孩子”,爸爸当它儿子一样养呢,它总是粘着爸爸。只有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台灯下做作业。我想2020年,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,我也绝对不可以亏待自己,我也要养一只小猫咪,让它时时刻刻做我的小尾巴。

哎,2020年快到了,不知道妈妈是不是会满足我的这个新年愿望呢?

不灭的钨丝灯

□山明

岁末总清寥,很黑也很冷。一黑一冷,我便想起了小时候弄堂里的那盏老式钨丝灯。

学生时代,从我家纱窗望出去,拐角的这盏破旧的钨丝灯,冬日里总是滋滋地冒着光,忽明忽暗。每到夜里,坐在窗口前写功课的我,累了的话就会望望那束光,暗自祈祷它不会熄掉,来来去的邻居们不会迷失方向——甚至,希望未来的灯能够永远长明,且不必费心更替。

记得那时候,每到晚上9点左右,总会有一阵车铃声,“叮铃铃”地催赶还在灯底下顽皮的孩子回家。随后,就会有一辆满载着羊肉、牛肉、牛筋、面筋、兰花干等烧烤串的黄鱼三轮车,路过钨丝灯下,去往弄堂外做营生。这踩车的男人我记得,那是弄堂一家特困户的男主人,外号“跷脚”。每天晚上,他都会路过这盏灯下,直到第二天早上灯灭了,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归来。

再过一个多小时,也就是晚上10点半前后,隔壁电机厂的大哥哥,便会咳嗽两声,骑上他那辆下雨天遮雨披、大晴天打蜡油的宝贝——凤凰牌自行车,准备上夜班去。他面很善,也很喜欢和我分享他的生活经验。他告诉我,穷日子虽然难过,但也要追求品质。就像这辆自行车,虽然是二手的,但若好好珍惜,懂得清理保养、避风避雨,用上个二三十年也不成问题。

有时候作业多了,学习压力大了,我可能忙到深夜才洗漱睡觉。那时候,我们家没有独立的厕所和淋浴房,热水也需要

用铜吊烧热。若是在冬天,我还会端着盛着热水的脚盆到房间里泡脚。通常在这个时候,就会有三五成群的阿姨爷叔和年轻人,散了麻将局回家。灯下,他们唧唧喳喳的,讨论着刚才牌局里的各种精妙,以及牌搭子的好坏。

躺在床上后,临睡前,我常常生出这样的念头:希望这些在钨丝灯下路过的邻居们,都能在将来过上好日子。“跷脚”,可以还清欠下的债,和家人抬头挺胸地在弄堂里谈笑风生;大哥哥,可以买一辆簇新的自行车或者威风的摩托车,载着女朋友去外滩兜风;阿姨爷叔能别再沉迷于麻将,而是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;而我的家人,也无需天天烧热水,就能在大冬天里洗上热水澡,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卫浴。

如今,那钨丝灯已成了记忆里的微光,我们全家很早就从石库门弄里搬了出来,住进了上下有电梯、盥洗有独立的小区楼房,街道的灯也成了欧式的景观灯。那些热衷麻将的年轻人,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,成了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螺丝钉。隔壁的大哥哥,因踏实肯干几个月前当上了电厂的副厂长。而那“跷脚”,早就丢掉了黄鱼三轮车,开了一家小酒楼,顾客盈门。

转眼就是2020年了。二十多年城市的变化,是令人赞叹不已的。这些老邻居们的日子,也过得比想象中还要滋润、富足。人,千万莫要被眼下的窘境所束缚,要学会将眼光放得长远,且保持初心。那记忆深处的钨丝灯,也将永远长明。

